

## 春来万物生(散文)

日 青

一夜春雨过后,窗前的那棵银杏吐露了春意。枝条上原先那些星星点点的小凸起,仿佛刹那间萌发了小绿叶,嫩嫩的,探头探脑。

这棵银杏树并不粗壮,当初被台风刮后,树身有些歪斜,底部用竹棍进行了加固。离地八九米的枝丫中间,有一只鸟巢。

记得大概两个半月前,某一天窗外凄风苦雨,巢上有两只鸟儿紧紧地挨着。鸟灰褐色,颈上一带黑白点的羽饰。据查证,这是斑鸠。它们一会儿头碰头,一会儿尾蹭尾,又过会儿首尾互挨,间隔两三分钟会调整一下姿势。看着它们瑟瑟发抖的样子,不禁为它们如何过冬发愁。先生说,它们应该挺饿的吧,送点什么给它们吃。送饭?我说,鸟吃的是谷粒,不吃饭。送饭一事没了下文。我纳闷,这下着雨,又冷,这鸟怎么不找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。后来几天,我都会朝窗外望,看看它们是否安然。有时候它们飞走之后又会飞回,我想它们离不开这巢吧,虽然这房子的结构实在不怎么样,中间不够凹陷,四周不够凸起。也不知什么时候,大概三四天后吧,它们居然不再像往常一样返回,它们不见了。

但是惊奇的是一个多月后飞来了三只。有先前的那两只吗?看起来是那么熟门熟路。更意外的是当它们飞走之后,鸟巢上分明有一枚小小的白色鸟蛋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斑鸠来来回回,有时两只,有时一只,翩然而来,又倏忽而去。我差不多天天朝窗外望,追寻鸟的影踪。据说,斑鸠的窝一般产卵两枚。果然,没多久,鸟巢里又多了一枚鸟蛋。

春天,你守候着,总会有许多惊喜呢!

景清气明,阳光和煦。一只猫卧在我的车头,我和它四目相对,它直直地瞪着我,目光冷静,灰黄的眼珠有着迷幻的色彩。哈,早就想拍猫,今儿算是有缘啦。我拿起手机对准它。它起了身,后退几步,我以为它要像一般的猫一样逃走,结果在几个进退退的探戈步之后,它蹲坐了下来。

哦,小东西,是一只标准的美猫呢。

一张茸茸的圆脸,虽然没有媚态,却姿态优雅,每一处线条都恰到好处,最可爱的是一条黑灰相间的长尾巴,绕着四肢和猫臀一圈,温柔地护着它。猫静静地看着我,研究着和它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许是要和我表情达意,它眯起眼,张开鲜红的小嘴,“喵喵”地叫唤起来,莫不是也觉得我可爱?我不懂,只是后来这猫一点也不躲闪,或蹲,或卧,或站,左侧脸,右侧脸,摆了很多pose,任由我拍。

正当我拍得不亦乐乎时,背后传来娇媚的女声:“喵喵,回家吃饭!”一对情侣搂着经过身旁,一路笑语盈盈。美猫立即丢下我,轻捷地跃下车头,奔跑而去。这时,我才发现它的一条腿有伤。

我追着那长发飘飘的背影问:“这是你们家的猫吗?”回答说:“我们收养的。”

美丽的春天,猫碰到美丽的主人,它会活得更尊严,也能更加自如地展现它的美。

四季轮回,万物生长。生命历经风雨、严寒、伤痛,总会以一种焕然一新的姿态重现人间。在自然的气息中,还有什么比春天更能焕发生机的呢?吉田兼好有言:“最使人心潮涌动的莫过于春色。”美国哲人桑塔耶在哈佛讲坛上,感到了春天的召唤,撒下学生,冲出教室,开始云游之行。

春天来了,你浑身充满了生长的力量,忍不住放声歌唱。春天自有它撼动人心的旋律。它从土里冒出来,一层层,一片片,晕染开去,啦啦啦啦出一个热闹绚烂的世界。河流解冻,溪水潺潺,一路叮叮咚咚地歌唱,岸边开满摇曳的鲜花,花儿穿着各色衣裳,成群结队四处逍遥,一直到遥远的深谷,到开阔的河滩,甚至攀上高高的山崖,面向天地,终于活成了世间独有的模样。

尤其在这个独特的春季,你感受着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,胸中隐藏的冰,渐渐消融。为了这不能辜负的春光,我也将热爱这世界!

樱花,樱花  
·散文·

姚 远

窗外的樱花开了。

满树繁花,如云如霞,莹白中泛着淡淡的粉,如一位衣裙素雅的女子。空中弥漫着樱花的芬芳,花香缕缕,清幽静谧。

樱花喜欢热闹,一朵紧挨着另一朵,花团锦簇,在阳光里笑着挤着……也常见斜斜的树枝上那么单薄的五瓣,在风里兀自开着,分明是那份“我开故我在”的从容和骄傲。

梅花谢后,樱花开,三月的江南成了早樱的世界,一朵一朵,一树一树,迎风静静绽放,云霞似的樱花不经意间成了早春最美的一道风景线。

樱花,起源于中国。据日本《樱大鉴》记载,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,后传入长江流域。秦汉时,宫廷已种植樱花,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唐朝时,樱花的栽种越来越普遍,从宫苑到民舍田间,随处可见。后来日本遣唐使把樱花连同建筑、服饰和茶道等一起带回了东瀛,樱花也成了日本的国花。

我原以为樱花产于日本,甚至认为今天移栽的樱花都来自日本,现在看来,这想法大错矣。追溯历史,穿越2000年的光阴,那时华夏大地上已绽放着美丽的樱花,随着时间的推移,后来珍贵的樱花也逐渐从宫苑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“樱花啊,樱花啊!阳春三月晴空下,霞光照眼花英笑,万里长空白云起,美丽芬芳任风飘,去看花,去看花,看花要趁早。”这是日本民谣《樱花》的歌词,轻盈悠扬的旋律如风里飘扬的樱花,美得如同梦幻。

春风起,陌上樱花开。

我去看樱花。

山路蜿蜒,一棵棵樱花树并不高,单瓣的花朵虽瘦小,在青山绿水和山野屋舍间,这些山间樱花开得坚强自信。满树满树的樱花,吸引我努力寻找最佳拍摄角度,有时抬头伸颈,有时俯身侧目,有时单膝跪地……抬头望去,淡淡的樱花浮在空中,像缥缈的云雾,更像春天飘落

在山谷里的梦,轻盈烂漫。

沿路看花,粉色樱花,红色桃花,白色梨花和金黄色的菜花……大自然捧出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。古代诗人说:“山深未必得春迟,处处山樱花压枝。”我知道,春风不会忘记每一朵花。

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八十几岁的山里阿婆,她的竹篮里放着刚采回的马兰和竹笋……我说起山路上那些好看的樱花时,她笑着说:“这些花啊,一直长在这里,年年开花,我们山里人都不知有啥花,这里处处是花啊。”山里人很少注意那些安静的樱花,樱花也不在意赏花的人,它们本就不寂寥。花和人按照各自的生命节律生活着,也许是这种随意的天性,花与人和谐相融,彼此相守。

年年有花,真好。

三月的夜色覆盖了天空,也覆盖了我窗外这棵高大的樱花树,没有多久,冷雨就飘落下来,落到我的衣襟和长发上。

夜雨潇潇,我在樱花树下。

雨滴落在满树的樱花上,浓郁的花香散淡许多,花影在雨夜里隐现。

我从没想过,花是否需要睡眠?多年前读过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散文《花未眠》,作者半夜醒来,发现海棠花还盛开着,他认为美在于发现,在于邂逅,是机缘。这窗外的樱花树伴我走过很多年晴雨悲喜的春天。忆起去年春夜在这樱花树下和好友通电话一个多小时,我们远的聊人生,近的说日常;今晚她大概在为美国留学的女儿在疫情期间是否回国而犹豫吧?

今晚春雨夜,冷风过处,花瓣飘零满地。我想,人生许多时光也是被这样切割成碎片流逝的吧?

我的梦里梦外飘浮着无数粉白的樱花,春风唤醒了它们,梦幻般的花朵引领我们眺望春天,春天在微笑,在流动,在跳跃,在升腾,我们的光阴也依然向前。